學詩毛鄭異同籤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六

武盛學生張汝霖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正義釋傳曰抑傳以抑抑爲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爲美也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爲有常正義釋箋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

案緻密亦即密審之謂由密審而密緻一言其功一言其效要之皆美也秩秩是有常之義有常則

清而不紊失其致一也此毛鄭之說雖異出而同歸者

思輯用光傳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于時也箋云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正義釋箋曰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巳陳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昔故易傳以爲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

核經之此章皆陳移民于豳之始事候糧囊橐是

民所携行之具則所謂思輯用光者自是思其民之和輯而用顯于時耳未及念乎光大其子孫也雖此詩意主感今追昔然上言于橐于囊下言爰方啟行明但寫一時之事何得爲光大其孫子乎

爰方啟行傳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巳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正義釋傳曰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爲夏人攻亂爲鄰國所侵以公劉賢

君爲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爲疑辭不知出何文也

按毛時書籍尚多孔氏曾自言之從遷國者十有八國自是出諸先與確乎可憑其言蓋者姑采類箋云魚組皆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雖自信其不誠而旋詞以出之亦文家不敢直斷略示謙抑之意耳君謂毛自言蓋爲疑詞不知出于何文是以毛言爲虛誕矣毛公性最簡嘗其宜詳者尚

多從畧使此事于古無徵疑不自信則闕之必矣況諸侯從遷之事非經之本義又安肯自作無稽另生枝葉哉

旣登乃依傳箋巳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箋云公劉旣登堂負扆而立正義釋傳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箋巳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爲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爲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于者皆

曰賓此賓卽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爲總矣左傳之說
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干臣之
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
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
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正義釋箋
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
南向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旣
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爲

斧文屏風于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
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牕東戶西也禮有斧扆形
如屏風畫爲斧文置于扆地因名爲斧扆是也言天
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
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于席故上箋云使
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將非負扆時也易傳者孫毓
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于民列其始遷于豳此章言
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賓之事且經之

謂設几而不倚何有脊巳登席依几之義

按經文上陳筵几下陳飲食明爲燕事矣方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是設燕之事經云登堂負扆又是臨朝之事下云執豕用匏仍是設燕之事下後皆敘燕事橫詁既登乃依何爲登堂負扆可乎且既字與乃字相銜接登是登筵依卽是依几蒙上文筵几而言之耳若是登堂負扆不言負字乃依之文于語未足又所引設几而不倚之文亦不

可以為難經固明云飲之食之不得指爲饗禮而少非燕禮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正義釋經曰毛以爲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

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
化此化以變之故使內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
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
于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
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鄉以爲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
飄然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
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岡而來風猶王
以體屈而致賢也正義釋傳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

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廻風爲飄李巡日廻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養政消惡亦復如此

秋凱風自南傳云樂夏之長養樂記曰昔者舜擇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君陳曰爾惟風然則南爲長養之方風比君子之德矣孔氏申毛謂風入阿而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是此失毛旨也毛傳言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此以

飄風喻德化非喻惡人也毛意以爲阿既卷曲難得風之披拂故曲阿須得廻風以吹之猶得德化以被之德之化民上主施下主受飄風入曲阿風主施阿主受若謂惡人猶飄風德化猶曲阿曲阿靜而無施飄風動而自化安有上不先施惡人自來服化之理哉且上言曲阿下言飄風明其此飄爲義若此爲入阿而消則何者之風入阿不消而必云飄風哉傳意但以飄風入阿爲與言曲阿之

被風猶衆人之被化未及相比成文以取喻也如汎汎楊舟紼纚維之傳云明王能維持諸侯亦倒叠與意而其理自見者也

伴奐爾游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旣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正義釋傳曰傳以伴奐爲廣大文章則是徽王使然此也來游者謂

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爲義蓋伴爲廣大奐爲文章故孔鼂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爲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爲鄭讀也正義釋箋曰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則何也周公之

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爲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爲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兆又云一人戒無逸一

入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

校孔氏之意謂凡勞于求賢者逸于得人必以伴奐爲優游一類而不主毛傳之說亦在秦爲秦在楚爲楚之見可非定論君謂孫王難鄭之說爲疏于實而妄爭訟無乃過與無逸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乜豈卽當縱弛哉燕居申申亦非縱弛之狀無爲而治未是縱弛之微言自逸暇則可言自縱

訑則不可孫王之語不爲甚失仲達唐之大儒校
劍以對古人此何爲者耶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
依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
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
爲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
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
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正義釋傳曰傳以此求賢不

言祭故皆以爲賢人之德以馮翼義隱故特標之言道可依馮以爲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爲道也馮者可以秉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于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但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正義釋箋曰百神御主純嘏備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爲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徧有馮擇佐食徧有翼以下句

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求是尸之來至故爲豫也

按前章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先言爾彌爾性則自求多福受命之長所由來者漸矣且此詩言求實何必言釋實者爲尸王多吉士王多吉人能盡尊之爲尸耶況孝子之尊尸尊祖考也非直賢也何得以尊尸爲求賢之事耶若謂神福由祭祀而來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則又過泥樛木言福履

之綏將伐木言和平之神聽供是抵其後效要諸
福林何必便辭祭祀又此二章豈專君子四方爲
則豈專君子四方爲綱之上一則言君子之多輔
翼一則言君子之多闓生來嘏本之祭祀君上言
祭祀則下宜言受福之事矣何必皆遵毛傳乎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
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
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于所

此象鳥衆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戾也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

此喻賢者待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

按正義謂毛意以鳳凰至者由賢才多鄭以鳳凰喻至賢士至一主于賦一主于興毛鄭之語微異

但箋云時鳳凰至則其說亦與毛同但取喻略别
耳然鳳凰之所由至必因天下和洽鄭固不能外
毛義爾雅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
服也毛亦必不棄鄭義合而觀之而詩人之情見
乎詞矣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
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
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

成功也正義釋經曰今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爲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爲鑒戒不損今日成功也正義釋傳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爲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爲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爲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

樂師之總名即大師是也正義釋箋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爲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爲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爲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桉傳言王使公卿獻詩毛意公卿即指上文之君子君子即指上文吉士吉人云公又云卿明非一官非一人也正義釋傳云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

之意此混鄭箋之意為毛傳之說耳毛意何嘗以
公卿獻詩指召公之獻詩耶
汔可小康傳汔危也箋云汔幾也王幾可以小安之
乎正義釋傳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
故以汔為危也正義釋箋曰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止
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
也釋詁文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
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

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

桉說文汔水涸也一曰泣下易未濟小狐汔濟疏云汔者將盡之名涸也將盡也泣下也皆有危意傳以汔為危幷出獨斷者謂小康者安此勞民宜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則經云民亦勞止危可

小安亦爲無善事理何竟謂不當更云危也欲申
鄭而先屈毛此唐儒之輕議古人也
以謹醜厲傳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
父爲厲正義釋傳曰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
之義乾九二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危醜
厲謂衆人爲惡行以爲人者也正義釋箋曰箋以言
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爲惡秋官
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

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厲鬼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証厲為惡

柲首章以譏無良傳以譏無良慎小以懲大也二章以譏惛怓傳惛怓大亂也三章以譏罔極無傳然以文推之罔極之言深于無良與惛怓矣四章以譏醜厲傳云醜象厲危也末章以謹繾綣傳繾

總反復也由無良而大亂由大亂而罔極由罔極而衆危由衆危而終于反覆如此意深一意就厲之一字論之則爲危爲惡得以兩通合全篇之次第而論之而厲之爲危可知矣若止言衆惡與無良惛怓箋云惛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之義等耳漫無次第非詩人連篇累牘之體也

价人維藩傳价善也藩屏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正義釋詁曰价善釋詁文价人總

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正義釋箋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爲官故不從以价爲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若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于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

桉介紹之介或通作价介甲之介自當作介不作价釋文云价鄭作介是陸氏所見鄭箋固作介也

但箋不言价當作介是鄭之故智耳今毛詩經文作价傳言价善也箋云价甲也不作介字孔氏釋箋曰价者甲之别名不言毛鄭价介字異是孔氏所見鄭箋作价不與釋文作介者同此孔氏誤也說文价善也引詩曰价人維藩

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傳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

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疎遠之正義釋傳曰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爲其族人所尊故稱宗于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内設法而撫安之幹幹釋詁文正義釋箋曰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是太師爲三公也以言

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爲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爲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侯則地四百里以上始爲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爲干之寡小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嫡子也此

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幹爲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于公而親掌職事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爲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于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

校大宗之訓卿義較長于毛藩垣屏城俱是防衛之兵則翰亦根幹之謂如本支百世之本藩在外垣又在內屏又在內翰則身之本榦又親切矣然

則宗子更親于大宗何以維城城之守堅城之責重以大且重者比之城是在藩垣屏翰之外而國所倚為安危者也正義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易禍及宗子也左傳曰王于厲王二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是獨居而甚也賢人之言皆有微焉宗子之城壞則藩垣屏翰因之而危矣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學詩毛鄭異同籤卷十七

武　寗　學　生　張　汝　霖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衆對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正義釋傳曰對遂釋言文正義釋箋曰此彊禦衆懟之人不但很戾而已又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謂就此衆懟之人問賢人之行則又以謗毀之言對王令王不用之使賢者懟退也

桉豳風正義曰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流傳轉徙以達于王使不知其說之所起卽後世所謂飛語中人也既是流言何云以對匕王謗賢何謂流言君謂流言于外使讒似不由己出以滅其謗賢之迹進而對于王卽自舉所流之言以對若轉述外閒之言者故謂之流言以對是仍流言以遂成其惡耳一指對王之事一指遂成之心合而論之其義相足矣

人尚乎由行傳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箋云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正義釋傳曰如傳此言則以衛為上以由為用言居人上欲用行此道謂欲使天下民從已之行正義釋箋曰以覃及鬼方是化行于遠故易傳以爲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由人傚其非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故惡及遠地爲文之次也

按鄭箋之說于義較順言小大已將盡喪矣而人

尚由而行之故下言中國鬼方見傚尤者之遠毛傳雖可通然不如鄭之爲備易也

單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正義曰單及是及遠故知鬼方遠方未知何方也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象曰憊也言疲憊而後克之以高宗之賢用師三年憊而乃克明鬼方是遠國也

按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商頌元鳥序箋云高宗殷王武丁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

鬼方三年乃克又竹書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文選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于漢則先零戎也皆主言西戎而殷武詩集傳云易曰高宗伐鬼方即謂此王伯厚曰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可以證集傳之說黜覬闚于是有從以鬼方爲南荆者含翁曾力主是說謂汲郡古文竹書武丁三十二年伐鬼

方攷子荊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與殷
武詩合又文王世子云西方九國孔氏正義云庸
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屬也九字古通鬼小戴記明
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
侯鄂侯爲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然則九國
亦或即鬼國況陸終娶于鬼方荊楚明即其遺種
矣余竊以爲非也文王世子之言都意所不信竹
書出于晉咸寧五年名爲汲郡古文安保無好事

者之作僞合之詩與将以貌爲古文耶抑以陸終娶于鬼方爲證何緣娶鬼方而即襲其號詩明云雜爾荆楚居國南鄉其不得爲西羌鬼方明矣但孔氏正義惜未及考定之耳

遑猶辰告傳猶道箋云猶圖也

梭毛言猶道鄭言猶圖語微有別然圖必有其道道必出于圖一王謀之之時言之故曰圖一王已定之謀言之故曰道此等異同半黍之差㝵吹律

者可徵會之也

用逷蠻方傳逷遠也箋云逷當作剔剔治也

桉書多士離逷爾土左氏襄十四年傳豈敢離逷

韻會云逖同逷又左傳糾逖王慝注糾而逺之也

逺之即所以治之何必改經爲剔而與毛傳立異

哉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傳爾爲善

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

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箋
云辟法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民臣所善所
美又當善愼女之容止不可過差于威儀正義釋傳
曰傳解辟爾爲德所以能俾臧俾嘉之意是則民善
也止者所居之名故爲至至是所止之處也爲人君
止于仁至止于信皆大學文也彼旣爲此文乃引此
詩以證之故傳依用焉其詩君子皆當言止于仁耳
因彼戒文而盡引之正義釋箋曰以經言淑愼爾止

不愆其儀即是止其容愼得威儀不過耳故易傳以
止爲容止
按此傳與大學之說合亦足見毛公學問之純矣
大學說此而下節又引淇奧之詩而釋之云赫兮
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學與爾雅合淇奧詩毛傳
亦與大學爾雅合又足見毛公故訓之精矣大學
論止仁止敬等而下節亦及威儀則淑愼爾止不

愆于儀乎公之訓自好鄭謂淑愼爾止不愆于儀連文則止即容止容止何足該爲德之事耶且專言容止威儀辭亦近複又大學乃引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非引此詩也正義謂大學既爲此言乃引此詩以證之誤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正義釋傳曰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意正義釋箋曰箋以黎爲不齊但義勢當然言

無有不齊被兵寇加者耳

攷書黎民於變時雍孔傳云黎衆也民而衆斯齊一之象矣此詩言民靡有黎者蓋因其禍以燼故無復有黎民齊一之象耳黎字即指說民民靡有黎猶言靡有黎民非齊一平安之謂鄭以黎爲不齊取黎字之常訓訓義勢之當然以意逆志顧如是者耶

孔棘我圉傳圉垂也箋云圉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

寇之事正義釋傳曰圉垂釋詁文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國之四垂也此是行役所傷自傷在邊垂也正義釋箋曰謂圉爲禦者君守邊垂不得無所定處且云我邊于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

桉孔棘我圉言孔急哉我之禦寇之事垂不盡在一方四垂不寧故曰孔棘上明云自西徂東靡所定處矣何言君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也其急矣我之邊垂解孔棘我圉于義自足況詩義有以

須傳語足成者尤不必以文勢之未足爲嫌君謂我垂于文不足則我禦之文又豈足哉且即如鄭說圉字自有禦義莊子其來不可圉管子吾參圉之安能圉我亦即爲禦拒之義知不必改此經之圉作禦字矣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云但好任用是居家吝嗇之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者處位食祿釋文云稼王申毛音嫁謂耕稼也

鄭作家謂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正義釋傳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功力于民者也故知力民代食謂使代無功者食天祿也正義釋箋曰鄭以文勢斜云不遯是退賢則好是稼穡爲進惡故以稼穡爲居家吝嗇箋不言稼當爲家則所據之本先作家字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箋云此言王不尚

賢但貴吝嗇之人與彼代食者而已正義釋箋曰重舉此文明是貴王之貴好之也傳于上文既異于鄭則此亦不同矣王肅云能知稼穡之事維國寶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維好傳意當然

稼穡古作嗇郊特牲主先嗇而祭司嗇又書嗇夫馳說文云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謂之嗇夫盤庚服田力穡前漢成帝紀作服田力嗇田畯至喜箋云田畯司嗇也後人加禾字

爲稼穡之穡與吝嗇字別檢此詩稼穡必是原作
稼穡知者以稼嗇字若作家嗇其義難曉毛公不
得無儆若稼穡之義則人所共知且于力民代食
傳云代無功者食天祿亦足以互相發明故毛得
從略耳至鄭氏好與毛異始直去稼字之禾旁爲
家並不言字誤幸王肅所據之本未遭鄭改尚作
稼嗇故肅得依之以申毛說釋文謂稼王申毛音
駕鄭作家可証也釋文又謂毛鄭稼穡二字本皆

無禾下稼穡卒痒始從禾此鄭之狡猾也今試以經義推之而鄭不得通矣經云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次章云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上言稼穡維寶下云稼穡卒痒上云力民代食上下相承經之所陳顯然可按鄭以稼穡卒痒不可為家嗇之解故皆從禾傍為稼穡之字以顯與家嗇別使後人無可蹤跡不知稼穡

字本皆作稼嗇後人因稼穡卒痒斯作稼穡𥟖並
上兩嗇字皆作穡是失毛詩之舊釋文云穡本亦
作嗇此其徵已

考愼其相傳相質也箋云相助也偏謀于衆又考誠
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桉太甲篇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酒誥
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匕之不擇斯自獨

俾臧夷厲王此時方好利近榮公故良夫作刺一則曰考慎其相再則曰貪人敗類鄭箋以相爲輔相較毛義爲允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正義釋傳曰類善釋詁文正義釋箋曰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也類者比類故爲等夷謂尊卑齊平朝廷之人禮記注引四皓曰陛下之等夷亦謂尊卑齊等也

案宋錫爾類傳類善也鄭以爲族類此詩毛亦以類爲善鄭以爲等夷然錫類之類宜從鄭敗類之類則宜從毛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箋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正義釋箋曰以善人與惡人爲類善人欲敎之爲善今惡人敎人爲惡是善者敗也故爲敗驗展轉其辭欲以申明鄭說而不自覺其適所以爲毛說也惡人雖與善人爲類而貪人所敗者必是善類

若惡人則先已爲惡何待貪人之敗若謂善人方
教惡人爲善而貪人敗之則正得爲賊善耳孔氏
謂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宜言敗善此行行之談
　說經者無取乎爾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
之行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
義釋傳曰涼者薄之別名莊二十二年左傳曰虢多
涼德謂虢君薄德是涼爲薄也王肅云民之無中和

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正義釋箋曰職主涼信皆釋詁文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宜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涼爲信由爲政者信用小人之工相欺違者以此故下民皆無中正學相欺違也

桉毛云涼薄鄭云涼信止一字之異耳其實毛意當與鄭同言民之所以罔極者主由上之涼薄善

于背欺故下言爲民不利如云不克以著其涼薄
之實若指爲民意所主前二句言民之涼薄忽接
爲民不利之語又指在上者而言于文勢未順然
則王肅所述非毛旨也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刺匕識也奠瘞舉
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
不親我之精誠與正義申毛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
與鄭同益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耶上

帝不能臨饗我耶傳意或然則能與臨異文者以后稷是已之先祖必助之但若其不能耳天則非已之祖故云不臨正義釋箋曰以上帝不臨者上帝不視下則后稷不克者當謂后稷不知已故轉克為刻削所以記識故云刻識也

核克訓為能自是毛意然王肅所述嫌于經語乃云后稷不克祐上帝不克臨矣是于經傳之義猶得其半而失其半夫雨旱之事天實主之若我祖

雖無降雨之權亦當請命于帝祐其子孫今大旱若此豈后稷不能爲力耶豈上帝不臨視我耶鄭氏不得其説遂欲改經試思以克轉爲刻又于刻之中思託之義于託之中取識之義何至如此之迂廻難通耶若謂二句相連不宜與臨異文則雨旱之事非人所司于后稷自宜言不克于上帝自宜言不臨不必議也汝霖案刻古通尅吳志賛芳傳謹以尅心非但書緯尅典克正同隸釋漢衛尉衡方碑尅長尅君後漢紀譚傳何徵不尅是刻本通克鄭氏亦非無據但義迂

而與當耳

先祖于摧傳摧至也箋云摧當作嗺嗺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辭正義釋傳曰摧至釋詁文孫毓云我今死亡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正義釋箋曰箋以先祖于至于辭不安故轉摧爲嗺嗺者咨嗟告困之辭責其不助已者責先祖也先言所責之意乃呼之號呼即吁嗟告哉先祖與于嗺共何爲文勢然

桉此詩憫旱之意情詞急切曰羣公先正則我不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舍羣公而望先祖也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舍羣公而望上帝也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舍上帝而望明神也此章言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則又舍昊天而望先祖也傳箋大意略同然鄭改摧爲嗺旣不可從毛以摧爲至傳又簡質無從究其旨歸孫毓述之云先

祖之神于何所至孔氏謂先祖于摧于謂不安寧恐孫毓之說非毛旨也毛意當以為胡不相助我畏災而先祖之神于焉來至乎冀先祖來助畏災而先祖不至故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二語一氣成文

我心憚暑憂心如熏傳憚勞熏灼也箋云憚猶畏也王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于火言熱氣至極正義釋傳曰憚勞釋詁文毛讀為憚丁佐反故為勞也正

義釋箋曰箋以暑熱人之所畏故讀爲憚徒旦反憚
猶畏也此言王心畏憚似見其甚于前也以天子之
尊寒暑有備尚云畏難此言熱氣至極也
案毛意以爲我心勞于暑熱之氣故憂暑之心如
熏灼焉爲暑所勞困故憂之爲文之次則然鄭以
憚爲畏夫勞困則未有不畏匕懼則未有不憂者
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矣獨是宣王奮
志中興畏災愛國雖使深宮廣厦淨閣迎凉亦若

親受其災不能自解焉初不寒暑有偏而忘之也

孔氏之言無乃非宣王發者之本衷矣

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賙王以諸臣困于食人人賙給之權救其急正義釋傳曰以救而念之周備故周爲救也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急也正義釋箋曰以周救于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賙

校周之與賙義本相同其以貨貝相周者則字從貝其不以貨貝相周者則不得從貝周字可以括

賙字之義賙字不可以盡周之之方且古人制字簡便周卽爲救後人文義日繁始加貝以相別則賙必生于周字之後矣箋云賙給之權救其急則周爲救急賙亦救急何必舉後起之字以易古文耶